“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张本

近几年,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多起来了,出了一些成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也无形之中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真有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似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事情恐怕不这么简单,下面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究竟出于何处,始于何时,有兴趣的同志当然可以作些考证。这个词,六十年代以后才被较多的西方学者所使用;就国内现有的西方文献来看,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提出来而较有影响的著作,似乎应当首推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1976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原由》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正式提出一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或“型式”,列举了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本杰明、豪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斯、列费伏尔、阿多诺、萨特、戈德曼、阿尔杜塞、科莱蒂等十三个代表人物;前三个是它的创始人。^①可是,无论从横向或纵向看,这些人的思想除了分歧点比共同点大以外,有的还是互相对立的,只有其中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四个人大体上比较接近一些。拿三个创始人

来说,他们都有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共同倾向,但是这种共同倾向存在原则的差别。葛兰西是意共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意大利的革命实践。尽管他的著述,特别是《狱中笔记》(仅仅是笔记,而且是西方公认在用词和表达形式上最难读的读物之一),包含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唯心主义的论点,但从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从他的主导思想来作全面分析,应当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革命实践中的作用,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占领上层建筑机构和思想文化领域在意大利条件下的重大意义,这同他的“阵地战”战略思想以及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一致的。他的“工人委员会”思想与当时都灵工人有组织的反法西斯斗争有密切联系,非常可能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实际上很快就被他自己放弃了,而且在《狱中笔记》中不再提及。安德森把葛兰西说成是当今意共的一块牌子(卡尔、波格斯则从相反的意义认为意共背叛了葛兰西),显然出自他的“新左派”观点,因为安德森出版本书时,意共公开表明自己的战略方针已经好几年了。柯尔施的“总体性”思想根本不涉及卢卡奇的“异化”概念,他的根本错误在于否认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从而否认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以及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受客观规律的支配，否认反映论的认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混同于无产阶级自发的思想意识；他是从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走向否定唯物主义的，而卢卡奇是从搬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走向否定唯物主义的。他的“工厂委员会”思想带有明显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性质，根源于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同葛兰西的思想有原则的区别。葛兰西是富于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柯尔施是在理论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共产党人，而柯尔施则最终地离开了党，把这三个人并列起来，并且当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确实大有商榷的余地。

卢卡奇的那本被称为起奠基作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存在主义的确有过一定的影响。但是，第一，卢卡奇仍然肯定无产阶级的客观存在及其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历史作用，问题在于他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看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一种黑格尔式的主体——客体的统一；他自己以为用无产阶级来替换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使黑格尔的辩证法“以脚立地”了，而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异化和消除异化的逻辑思辨过程，同经济决定论一样把历史的动力归结为一种抽象的必然性。第二，卢卡奇论述的“异化”虽然混同于对象化，也就是说，保留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作为中心范畴的“异化”的唯心主义实质，但总还是把“异化”看成社会的历史范畴，“当我把异化等同于对象化时，说的是一个社会范畴（社会主义终究会消除异化）”。^②事实上他所表述的“异化”的概念很不明确，也不具有权威性，真正被当做“理论依据”的还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点安德森自己就提供了旁证。^③第三，卢卡奇把社会同自然界截然分开，导致他对生产劳动及其社会关系的片面理解，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

作用，但也仅仅是夸大而已，并没有把人从社会物质生产关系中分离出来，象法国存在主义那样赋予人以绝对的主观任意性。第四，他面对当时革命失败的现实，想要恢复被经济决定论抛弃了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明确提出所谓正统指的是方法，说明他还是看出了问题的，而且多少领会到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他的失足之处在于照搬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忽视了本体论的根本问题，这同例如阿多诺那样根本否定辩证法本身有原则区别。《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不成熟的、犯有重大原则错误的理论著作，不是一部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著作，它产生了消极影响，而安德森夸大了这种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一般地说，批判“人”的异化是这个学派的理论核心，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是基于他们的“异化”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即“后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已经达到“一体化”的地步，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已经支配了整个社会和每个人，支配了全部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支配了所有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这一切都是以国家垄断的形式出现并在国家垄断之下进行的；个人不仅丧失了个性，而且已经异化到感觉不出这种丧失的地步，人成了物，成了资本社会这架大机器的一个配件。但是他们应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种心理结构，一种以欲望或本能为基础的自我调节机制，“异化”就是在外界强大压力的作用下，这种自我调节的心理机制失常，人的天然欲望受到压抑，不能正常地外泄，变成合理的自由行动。既然异化已经达到“一体化”的地步，那就只有从心理上重新唤醒欲望并恢复机制的正常作用来消除异化；也正是根据这种理论，推导出马尔库斯所谓“大拒绝”的“总体革命”。法兰克福学派本身也不是一个首尾一贯

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已经分裂为“左”右两派而归于瓦解。总的看，他们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的垄断性质，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他们向往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个性解放”，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自由个人主义是该派学说的思想核心，因而很容易感染西方世界的一般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异化”理论与其说回到黑格尔，不如说回到费尔巴哈，这同卢卡奇的有本质区别。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影响广泛的流派。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个关于人的理论空白，必须用存在主义的“人学”来填补。他们比法兰克福学派更加强调人的价值，竟至完全割裂了人的主观世界和外在的客观世界，否认外在世界对内心世界的任何作用。外在世界只是一片浑沌，一片虚无，它的意义仅在于给予人提供一个存在的空间，让他进行随心所欲的活动，至于为什么进行活动和怎样进行活动则完全取决于自己，是主观自生的，这正是“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之所在，从而把“人”变成一种绝对的精神实体。萨特一再强调的“存在先于本质”，就是指个人用自己的自由行动来赋予自己的存在意义，也就是否认任何必然性和必然的存在。这种“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心理的理论表述，只不过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表述，同法兰克福学派又有很大距离。

至于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根本属于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同上述两派是互相对立的。

很明显，安德森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目的是区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一词也因而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含意。这种用法只代表安德森的“新左派”观点，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基本上属于同一观点。实际上在西方的马克思

主义词汇表中，还有“欧洲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以及同属于地域性概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是一个地域性概念，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

二、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是本世纪震撼全世界的两件最大的大事。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日益强大的现实；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在发展，就物质生产力来说，有的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当然都有矛盾，那是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由本身来解决，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全化、完善化，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发展，生产建设速度的逐步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能由本身解决，导致垄断的加剧，阶级对立的深化，精神危机的发展。在这个时代背景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复杂。这是合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但也存在特殊的因素，主要是：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给西方提出了一系列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应用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西方国家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怎样建立这样的社会两大问题。第二，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已经引起生产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什么，给人类带来什么，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回答已经不太具有说服力，人们也听腻了，于是不得不求教于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局势的相对缓和，缓和中的冲实变化，一方面提醒人们世界并不太平，另一方面又使人们有可能坐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问题。上述两方面因素使工人运动中的马克

思主义思潮迅速扩大到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形成另一股马克思主义思潮，互相影响，同时又各自显示出新的特点。这种状况，七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引人注目。

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两次大发展，一次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革命，一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俄国革命给世界无产阶级创造了第一个胜利的经验，中国借鉴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而不是照搬俄国模式，取得了新的胜利经验。但在西方国家，第三国际时期产生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大能够结合本国的实际，这种情况在列宁逝世以后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而有所加剧，这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或者说发展得比较缓慢。然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始终没有停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领导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流。马尔库斯认为“后工业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已经失去革命性，而把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并非指白领工人队伍的扩大，没有反映问题的本质；只从书本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只知道解释世界而不去改变世界，只有批判没有革命，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流，也看不到它的变化。事实上它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六十年代末期以来，加强结合本国的实际，走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充分开展内部的讨论，已经成为它们的共同特征。

西方的学术文化领域，六十年代以来涌现出大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小至一个小组大至国际讨论会的各种学术活动也越来越多。西德在希特勒统治下马恩著作被列为禁书，战后一段时期继续执行反共政策，从六十年代开始，全国58个哲学系和社会学系普遍开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文科教授总要讲点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团体上百个，1964—1976年共出版四百多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包括三十多种马恩原著。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美国，七十

年代以后有后来居上之势，出版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英译本，1981年的预订额比1980年增长40%。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B·奥尔曼认为，“目前美国大学中正在出现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新左派评论》编辑部甚至说，“美国出现了一个左派知识分子阶层”。虽然都有一些夸张，还是可以说明一种势头。西方国家除少数系科以外，文科基本上是个冷门，就哲学来说，科学哲学是个热门，绝大多数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是饭碗问题。可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与日俱增，确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文化领域影响的扩大，又必然影响到社会现实生活，所以这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它的发展特点主要是：

第一、广泛性。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所有基本问题，从各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理解。西方学者常说，“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就有多少种马克思主义”。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结合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思考，其结果自然也就产生各种各样的著述，出现许多在我们看来不很正确甚至十分荒谬的论点，但也反映了西方世界现实生活和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以及新出现的问题。一个比较普遍的弱点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表面现象能够作出真实的分析和批判，材料也很丰富，而基本观点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很难揭示问题的本质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一本书，一种观点，一个思潮，往往流行一时又销声匿迹，或者只剩下一点微弱的反响。近几年出现一些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的著作，如科拉柯夫斯基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思潮》（1978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9年），霍布斯鲍姆等人编写四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史》（1982年），说明西方开始从发展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系统的探讨。发展的前途很可

能是由广而深，从普及走向提高。

第二、开放性。他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反而未经独立思考、缺少独特见解的论著不太受人欢迎，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反对“正统”。“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用语是他们发明的，带有贬义的特指含意，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的条件下已经变成教条。六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他们结合新的现实、新的问题提出各自的见解和疑问，甚至进行辩论。例如，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动规律，没有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并不适用于其它经济；价值规律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利润下降只有相对性；马克思没有提供脑力劳动的剩余价值理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取决于机器；随同国家干预的加强，经济危机并非绝对不可避免，等等。在社会革命论方面提出的问题和见解就更多了，哲学原理方面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谁都研究，各抒己见，七十年代西方出版或重版关于卢森堡的专著和她的原著多达一百多部。哈佛大学1981年元月开始开放托洛茨基档案馆，内容包括列宁时代政治局会议秘密记录，托洛茨基的论文手稿、日记和未发表过的一万七千多封私人信件；托派著名理论家曼德尔的论点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七十年代研究中共党史的英文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二百五十多种。这种开放性自然也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同程度的歪曲甚至否定，但同蓄意歪曲、横加攻击有严格的区别；发展地看，也更能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地位，真理越辩越明。

第三、复杂性。这也是上述两种倾向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的斗争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又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得到发展，这些斗争和发展的情况本来就十分复杂，加上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自然

科学的突飞猛进，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哲学传统源远流长，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开放的广泛研究，必然出现十分复杂的情况。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著作，其观点固然不同，同一学派，同一作者甚至同一部著作，也会出现不同乃至矛盾的观点、论点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杂陈交错，很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东西，并不都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在不同程度上联系着马克思主义。

面对当代西方日益强大也日趋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首先应当放开眼界，不能囿于“新左派”的框框，误以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尽于麦克莱伦所罗列的代表人物和他所归纳的“体系”。还应当抓住主流，不能用纯学术的眼光看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要看到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是主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④首先体现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学术文化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应当研究，因为这股思潮不仅也反映社会现实，它本身也是思想现实的一部分。因此，无论对待那一股思潮，都必须联系实际，联系西方世界的现实状况，联系整个世界的现实状况，才有可能真实地理解它们，并作出合乎实际的分析和评价。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否则，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没有多大意义，而且可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三、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的意义

过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自己也对西方实行闭关，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存在实际上的困难；而“左”的思想的影响不仅挫伤了从事这种研究的积极性，并且导致人们用通盘否定、一概排斥的眼光看待西方的马克

思主义思潮。现在，随同前后两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已经成为急待加强的一个科研项目。这种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

首先，随同对外经济开放和文化交流的扩大，必然会有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流入。人们知道西方的科学技术一般比我们先进一些，物质生活比我们富裕一些，一个普通技术工人的消费水平也比我们高得多；那么，西方世界的危机究竟表现在那里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立究竟表现在那里呢？资本主义什么时候才能变成社会主义呢？当代西方日益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本身就可以从精神危机的角度回答这方面的问题。然而，不是也有个别地区的极少数青年一时热衷于萨特吗？不是也还有少数人继续用“左”的眼光看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吗？这就要求我们对它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帮助大家首先是青年学生比较正确全面地了解它，了解西方世界。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会有一定的帮助。

其次，马克思主义至今还没有在它的诞生地西欧，在无产阶级队伍十分强大、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充分发展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这首先是个革命实践的问题，同时也包含一定的理论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当代西方的发展，特别是它的主流的发展，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从世界范围的高度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摆脱僵化的“左”的模式束缚，更好地解放思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勇敢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无疑会起积极的作用。列宁说得非常正确，“革命理论不是谁自己想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理论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形成。它叫马克思主义”。^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不能被狭隘

地看成那一个个人或那一个国家单一的事，而必须结合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

再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非常强烈地影响着西方世界。帝国主义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国内的统治和对外扩张，为了制订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和策略，一直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西方国家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其中的进步力量，更感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和发展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他们今天和未来的命运，这一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从理论上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来了。一些国家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趋向于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趋向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同社会主义国家消极方面的影响特别是某个大国的消极影响密切相关的，而“人”的问题之所以成为学术文化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中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影响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有助于我们从世界范围来认识我国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重大国际意义。我们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改变西方人民心目中不完整的社会主义形象，对于他们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必将产生而且正在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反映西方的社会现实，提出一系列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且渗透到自然科学领域，相互影响。恩格斯在1878年就已指出，“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就”。^⑥这种情况在当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人类面临自己的科学成果的挑战，而阶级斗

争又日益深化的条件下尤为突出，并且必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自然科学的相互影响。对于本体论问题的不同程度的忽视，是当代西方科学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共同倾向：这在前者表现为科学方法的研究占压倒优势，同时也就出现了例如K·波珀的世界1、2、3的观点，而J·艾克斯立即就利用这种观点来支持他的脑和意识精神相互作用的二元论理论，又如七十年代末期发端于美国的社会生物学，企图把基因理论应用于社会，寻找人类社会行为的遗传基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则导致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派别的共同错误，二者都否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质统一性，自然辩证法以至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成为长期辩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自然科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直接影响，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是人们所熟知的；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甚至利用T.S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必然的“范式”更迭。七十年代后期以后，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开始直接结合自然科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不能忽视当代科学对生产力发展的强烈影响，也不能忽视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相互影响，而这方面我们过去是注意得不够的。

过去，我们有时把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归结为纯粹的战略、策略问题。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公正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⑦这方面的问题，具有同样的而且更为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总之，我认为西方正在开展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大辩论，它反映一个大的时代变动，它本身就是这个大变动的先导。

注释：

①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原由》英文版第29页。

② 乔奇·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971年英文版第××iv页。

③ 参阅《西方马克思主义原由》第50—51页。安德森说，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的出版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从经济和政治转向哲学的决定性的内因，并逐一列举了马尔库斯、列费伏尔、德拉一沃尔佩、梅劳一庞蒂、萨特等人同《手稿》的密切关系。

④⑤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8、332—33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⑦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页。